北京大学图书馆
古籍保护

#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 評詩

若孺拗羅端良在顧歙易人淳熙中知鄂州著有鄂州小集論去留宗旨後文字有之秦西溪亦能硯一人朱文公閔益以記為畏友作陶令初堂記見集中　按易紀

叟、彌縫使其渾、又曰山東有真意谷雜記之文

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

#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吏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

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州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惟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皐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崤縣唐改為硤石熈寧六年省為鎮若璩按新舊唐書硤石屬山南東道通典從石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序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　扈聖發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若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元懿太祖第八子非高祖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故曰裏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地之杏園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久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雖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地之杏園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父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蒼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若璩按旧唐书杨绾谥曰文简次郑郎中兼殿中侍御史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罪因其以上怒貶端為度州員外司馬自郎奏人諸人謗美派是与辨

若璩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也然李必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付御史之名為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汝州序但云為副車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若璩按光和年太孝為吳帝事初年則獻帝也紀年誤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蒼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憸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凡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郎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若璠拠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所有而遂往其地生義天子象或必華蓋生雲物色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隆華蓋五雲之一解西太甲俱當缺疑

贈閬丘師太常博士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閬丘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据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叚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贈閻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爲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閻丘均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爲鳳翔寶雞縣

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亦是殘缺云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揚國忠以劒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轂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若璩按詩有賦有比初月出不高二語仍賦煌煌東方星素此衆客醉則比鮮于京兗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坦也所美非若璩按去邪蕭北者邢巒太子事

鄧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若璩按之和即駁老宴云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常皐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漢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畫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

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揚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轂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若璩按詩有賦有比初月出不高二語仍賦煌煌東方星柰此衆客醉則比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鄧所守如孤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若璩按元和郡縣志鄧州屬山南東道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常皋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漢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畫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

岸溉土銼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鄴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濟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預誡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誡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改少陵作皇甫德義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
為聯句與此同
宋元憲以鵞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
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
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得房公池此下元本合為一條
（宜屬宋元憲之上）
鵞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
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猶志故常
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
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
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
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
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
雕龍曰孤竹一篇傳毅之辭
鶴山元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
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

興爲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若璩按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常孟在鄒詩曰我既悉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鄉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莱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已之以瓊華乎若璩按送我乎陽之高岸山之巔蜉蝣之我庭下之左前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莱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興爲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若璩按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常孟在鄒詩曰我既悉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鄉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莱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八言也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莱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体乃成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迴文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迴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若璩按此不可考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若璩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体耶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荊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吱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謌之靜即驩字

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若環按陳第毛詩古音考云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拜其兩前足若拱揖然曾于薊門山寺見之俗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多拱似有礼故諺以起興之今俗曰相祝也鼠虫之可賤惡者意又宗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祝張之久矣集注毛傳已云然

送廣叶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声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憤勝禍占表聖之意

常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嵒繡衣石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吸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謌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声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負慎勝禍占表聖之意

常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岩繡衣石

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常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盛、春酒香、常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花鄂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犀、鸚鵡慘于氷、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列校犀株、衛帳弁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飧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賀休詩、李義山詩、賈生云、可憐宿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

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櫂郎雖同一
律皆有新意書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
詩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
無與為比錢啓名在第六豹舄賦起名在第一若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鄧莫向人間作
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
詭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
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
損為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艸是也一字至十
字文與可竹石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
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
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
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猶成五服至於五千
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彥謙詩啗螯譏爾雅賣餅作公年事出晉書

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槃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群玉蒲澗寺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声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力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

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艸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限于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清景藹藹微霜、艸木摇落、幽蘭獨芳、春言淄蕪、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微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若璩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年未能考玄宮即今茲之為年集注訣故當集注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與顯風會又曰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

若璩按清敏名穆字相之鄭人官樞密直學士久參政事品穆為人似嵇抗及賜謚皆以清淳名

訪要曰中有人此案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至于呼之或出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摇風、豐清敏之志也

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艸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璩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限于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清景藹藹微霜艸木摇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菀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辯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無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仍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若璩按鴈湖李壁号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可須主人來

若璩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情狀樂不習真據虞首痛心事數孫即貌及園有楓篇彼人是耶子曰何其喜也此外雜正傳

三世事反覆刃得知說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無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仍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王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托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鄭幼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繰詩絲苧四詩以諷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峣秀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亮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畹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

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敞叔異苑太康

若曄物今茲祥因前蘇秦傳今茲劾下明年又復求劃地陰陰明帝紀昔歲五穀豐登衍房

長蘆麦美仗左侍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与往年相对言

符瑞圖日二黄人守者外國人来降宋景文云

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繰詩絲芽四詩以諷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知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峭秀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亮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敞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日二黄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

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棒日故遲遲翟公奚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若瑗按司馬公詩作于四月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者認似錯戴唐器云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

卿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若瑗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譏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為歐陽公碑云公

之於文壅容俯仰不大声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大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絮李周翰注翠絮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絮張揖曰翠絮衣聲漢書作翠蔡（翠音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声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稾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爭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稾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馬公春帖子候鴈未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艸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蠭秋蟬、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搥地、此詩本意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省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觝觵、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觝觵、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觝觵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觧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晩、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晩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笑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嶺南圖、云政董賢車、仲彌性詠常執誼不肯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直、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

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為二
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
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
我姑酌彼黃金罍葉少蘊逸人舊任子午答
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
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敖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
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閭州出兩
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
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
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
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後
村若瑣拗後村刘克莊号 周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
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
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魚須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

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自與杖藜為二
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
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
我姑酌彼黃金罍葉少蘊逸人舊任子午谷
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
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教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
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閭州出兩
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
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
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
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遇宦者鄭諶與之詩後
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
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
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魚須芍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

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櫃
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
心糞土若瑗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與烏孫国事同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
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
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
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
絕句於半山若瑗按半山王安石号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
綠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
公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録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
景迂集黄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
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
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
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
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黄兩翁之

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櫃
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
心糞土若瑗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與烏孫国事同
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
節重陽惟有傳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
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
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
絕句於[illegible]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
綠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
公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錄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
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
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
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
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
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

心秋月白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

楊揖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

若璩按紹興府志方時傳姚孤氏祖于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

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

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

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

二絕甚佳若璩按南塘趙汝談号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荊公詩生白殺青皆佳

對

鶴山詩只期王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

於王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墻放翁文有銅墻鬼

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鵰鶚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

用龐頴公鬼業公事若璩按庞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

詩又荊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心秋月白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

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

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

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

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

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

二絕甚佳若璠按南塘趙汝談号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經貍荊公詩生白殺青皆佳

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

於玉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墻放翁文有銅墻鬼

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璠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鵰鶚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

用龐潁公鬼業公事若璠按庞籍作退老詩田園負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

詩又荊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博忝為鬻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録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蓋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呂居仁荅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常玄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女云湯世壙僚委祉于後而婺本改為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為銀鉤此刑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胷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泰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若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若璩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黄黄應

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陳振孫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處鐫官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揭樂兎長生詩云真水黄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作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摶之月見沫之星策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 若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溪安仁宏華文閣學士謚文清人

若璩按王氏注著作佐郎湯伯紀與王氏同時入戍就全身此老晚鄰慶庶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太極佛學貫通精微剥杉遠溯湯嘆曰吾閩士甚多惟伯紀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顧同長弟子列會湯彭毛力引去遂若王氏于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右目蠻攻觸

陳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若璩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灵秀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

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陳振孫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處劾之陳坐其後陳召入處鐫官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揭藥兎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摶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陽自曰[illegible]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鄙度庶幾踐斯言也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擅伐槐的對也

陳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蘄孫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孫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

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末刼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若曙按浮溪汪藻号閒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麋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麋晉書無山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爲逸詩誤矣目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常應物集者之勝令按常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晏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

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末刼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爲逸詩誤矣日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常應物集者之勝今按常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晏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極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

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
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
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沙隨先生自題畎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
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薨遠已由
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
間夜深夢繞庄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
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
人至細看殘齒破蒼苔若璩按此葵花則向日者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
侍若璩按徐謂師門名侍按陳謂簡齋名与乂按韓謂子蒼名駒按呂謂居仁名本中
相按三謂歐徐陳二從按三当作四謂蘇黃韓呂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
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
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
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
遺忠眦亦存我輩月吻官九斗須知粒粒是
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
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
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沙隨先生自題畫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
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薏遠已由
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
間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
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
人至細看殘齒破蒼苔若瑒按此葵花則向日者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
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
執牛耳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
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
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
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
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吻官九斗須知粒粒是
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
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
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
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
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楊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
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
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
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
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
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光曆松窓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戒數階蓂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
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若璩按野處洪迈号□滕六任人中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
得金玉多自懾買居紀廟榮頗影樂冠佩喜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
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
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
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曰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
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楊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
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行云藤州三月作小
畫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殞憶昔
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
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
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曆松窓有道經故人為枉史為戒數階蓂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
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詩天上長留滕六任人中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
得金玉多自懟買居紀廟榮頗影樂冠佩喜

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矣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至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驖胡為而收之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推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脩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

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摠冷齒人能說褚
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樂豫
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褚淵也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謨謀同輩服二郎官
職迺翁知蕭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倘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
悅臺評及之李艮翁丑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
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明先君子嘗為校筆

若璩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衆考考第既上帝厥曰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沒為電思肝必錄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進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訪所謂龍首也龍首在扁言則指留夢炎一作十六

若璩按王氏占不定應麟同日生少家宗學父揚性要急每指點謂為產命之不登者不盡然為期少後輒怒呵下由是兄弟文并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
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
詩者忌說功名

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摠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樂豫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褚淵也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謨謀同輩服二郎官職迺翁知蕭嶷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偏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艮翁五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明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鄭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許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袵式賛於謙冲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鈐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彙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者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若璩按本出卯頌世務

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薦舉勑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

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勑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耶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徒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韶大哉言乎簡而畫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無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脩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甲午之元向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

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

若璩按南迁寔錄寶退錄駁之近澳洋文略駁之信余所以補後通鑑稿實傳是樓云

金虜南遷錄載大勢所言遣人之責

信多子虛烏有之詞無載遣秦檜事却可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予復王振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正始之遺音對奪

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鵬疏言遣檜問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復幾於失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予復王振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

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家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毋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大景畫司戎衣人官射文雅下若童蒙遠之專若璩按馮衍傳注云茱萸仙人名文又連亮後學者取以茱萸為名以亮名易明亮茱雅恨必啟正用章懷太子注啟句 按亮茱萸物下

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公常問希鏡對曰世子賈司馬世子孫當睹見按世子公孫下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蠱雷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王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稱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

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擿其誤王家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職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柳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王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稱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

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衮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因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櫝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色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若璩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為牽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鬬郊內蛇傷射鬼大而投鬼小若不中人犹傳論但誣原本它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祝多處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尾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

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因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犢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色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雖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

傳

寧若璩按寧當作寿下同 按陳昌作挽

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
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
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士膏脉起
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
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抗閱、出荀子、生活
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
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
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公按五侯傳、上有東道主、六傳漢傳
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
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若璩按、宋列陶傳前亦已傳意
智、出鮮卑傳、卑末、出蠻 按王莽傳、長六、出魏少帝紀、荀子、仁者
好告示人 按今仁作人、恕生周語、布施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
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於、出

若璩按見刊太真傳、沼新庾、舊庾則見德宗紀貞元九年九月癸丑、鄭百寮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陽賦、宴酒、韻賦、群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刑部侍郎李行為上、等、敕所于召西亭、陳設、殷亮等二十人、又次、唯李景馬遂李泌三宰相、不加優劣

傳

服藥救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
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
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
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
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
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抗閱出荀子生活
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
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源涉傳交代出蓋
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名[illegible]趙廣傳漢傳
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
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若瑣物[illegible]列陶侯前[illegible]已傳意
智出鮮卑傳卑末出[illegible]傳告示出荀子仁者
好古[illegible]施出周語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出
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越語相於出
晉石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
消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普請出吳

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傳賦、間介無蹊、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按日知錄書羅蓋隱明才敏了妙如見才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按他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仍此曉日寘山訪亦有注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先注、不宣備出楊德祖荅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按上出孫綽傳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按不審為昌黎工語用出

按秦時是本紀書前收天下之不中用者、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竭來將耕永日跡誰、出蜀龐統傳、罷休按出武帝紀

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稾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杜箋、居士、出王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為山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

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間介、出長笛傳賦、閒介無蹊、妻羅、出南史顧欽傳、不如、出荀子、見端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開、出王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先注、不宣、備、出楊德祖荅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傳、世情、出繩子、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竭來、出思玄賦、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慙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豪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出杜杜箋、居士、出王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傳、寄居、出息夫躬傳、某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

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辯（膠音豪、加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加策謂牢愁丘加反）音曹墨屎、出列子（音癡）眉冗長、出陸（按中庸注多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擘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寶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牧斷曰居與先后有瓜葛者貝）達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怯、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賀（按正力本經乞本賀）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按唐附李諤傳）錢、出漢書王嘉傳、自由、出（後）漢五行志（刻本無）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辭、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啓平

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illegible]五加又[illegible]音曹墨屎、出列子、音癡眉冗長、[illegible]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摩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耗、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遣、出陳寶傳、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怯、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見錢、出漢書王嘉傳、自由、出後漢五行志、刻本無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熈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資、乃啓平

原之封荷戟入榛楊雄童烏事熙祖元豐末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皇爭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璩拗後觀宣武孝明民間醬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若璩拗越之鎮移去陽罪表云白首何因恢復生平之志九死未泯恭之九死不移尤以此云敢不倉卒可思也

汝談汝騰若璩按上語實下語虛似非一類拗不為

王岐公答韓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鄭蓋倣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若璩拗安晚請下旨再相于淳祐之年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

原之封荷戟入榛楊雄童烏事熙祖元豐末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
皇爭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
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
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
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慢斯言可
以立懦志
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
侍景仁云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
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若璩按上語宴下語庶似非一類按而存當
王岐公荅韓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
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
明自全引退之鄙蓋倣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
納鄧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為賀雪表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
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

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何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

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矣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廸威正父答詔云

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
須熙寧之遇四臣齎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
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
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
解組之餘雖後先蹤迹之異同一風一
若瑤拱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陰祀明堂都亭驛發帑具几杖給之稱疾固辭任布傳并同而
仁宗本紀不載

諡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將右史
良遺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
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蔡尊德難酬
顧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
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
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
其親醫藥自尊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
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
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

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裼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
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
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
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
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
之非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將右史
良貴遺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
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蔡尊德難酬
顧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
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
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
其親醫藥自尊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
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
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

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詩審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

若璩按宋史士子稱博士人三人與選謝主刃啟云同學國子觀人去者半存老半數孔門三百友蓋共三千者三

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楊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洞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審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楊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或荅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鵓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殘猶疏於朝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若璩按理宗寶祐十三年丁酉改元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嶲誌

衢州稽古閣書皐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皐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至

王相燔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絶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

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
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
岐公稱之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
蚳見詩貝錦箋筆銳于將墨含淳酖出文心
雕龍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
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迢諸林邑之
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
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
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
惟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
棘以語周益公曰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
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
第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
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
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

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若璩按東坡所以有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之詠也）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世之基未韻）萬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觶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

文苑誤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

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牓某君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勑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隃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襄音讓 慶元四年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若璩按王氏父扔字德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叅知政事屬教其子弟先後致束修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見習訓學鄉里之士完出願從吾求尺牘丐借用蓋傳內翰者陽三洪公暨其隣習訓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之本皆出於此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

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牓某君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勑書、示諭本鎮、亦唐朝諭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襄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差字
朝美本此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
字務觀本此魏傳銀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
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綫晉有晏清若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
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暐而見景星注暐精明也集韻云
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閤可倚杵於何
藏河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
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杵碧天之句文公詩有倚若璩按國語云拙低字傳寫誤
士冠禮冔仍禮鄉射大射注冔又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
冔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孩孩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驚爾七孟子音義孩音鵝牙雜記注嬰猶
石鼓文帛魚鱉鱉又云有鱄有鮪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食
指左傳將指儀禮文射注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云季指
若璩按楊升菴廣雅曰大戴禮記蘭氏之相懷氏之苞王麋洞簫賦曰幸得溢乃阿第子夫奠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文奇文奇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
朝美本此列子曰務本游不如務內觀陸游
字務觀本此魏傳鄒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
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綫晉有晏清若璩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
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韻云
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杵於何
藏河圖挺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
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若璩按因詩云拙低手倚生苦與并
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
鬲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孩豯音鵝牙雜記注嬰猶
鷖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輒人注鰓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鼓文帛魚鱉鱉又云有鱄有鯨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食
指左傳將指儀禮文射注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特牲饋食少指牢饋食云季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兖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任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似山雌、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任參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任東頭、士衡任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若璩按簡齋陳与义号）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良醫、（若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說）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儆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若璩按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說苑）（脊柎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頴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柟樗也（葵字襲明子柟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居仁寄和伯少頴迂仲詩見呂氏）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兖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任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似山雌、

殼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任參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任東頭、士衡任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士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良醫、若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說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儆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若璩按漢藝文志大方有岐伯脩拊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柟樗也、葵字襲明子柟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見呂氏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黄子游、鯛歐陽徹之葬、皆義
烈士也、李明人、黄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
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
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
後車誡、
張鶩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
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録多誤、無垢心傳録、以王叔文之黨陸
質為陸贄、質即陸淳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若璦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附之、論議以
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
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
黄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
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
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
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
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孅、士習熟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鶩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質即陸淳非贄也

磨

於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孀士習熟

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若臻按此其有感于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灵應首肯哉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鬼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爾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齋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

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
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好藥、子
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
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
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
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頹有痼
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
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
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
本朝、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伯溫子溥自禮部郎
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歲在壬辰
十年伯溫高大父昕建統和十年壬辰適百二

若璩按何屺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召公世為燕人大王之祚合進以年
戒遠事義云祖妣家衡漳祖諱往娶父諱古皆陰德不仕和未有其人問道來奔了事
令道既遠事義云祖妣曰太宗淳化三年當建寺于遼了境內卯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
妻新者遂傳了年

倦、聖賢可及、蒲按蒲而農穀之父子者而饗君了年曰、寒可無衣、飢
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
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

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銅川夫人（母）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頗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聞道奔本朝、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昕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太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寄正戒、子年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

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於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

若璩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　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有陶人一語見越世家注

九章凞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

若璩按二書作四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若璩按此書作賢父卜周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帷殯非古也自驚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若璩按衣下脫按字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
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
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
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於貧史記正義七畧云司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
何足以為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廟冕九旒服
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
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
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
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若據拙作鑒父卜圖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
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驚敬姜之哭
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
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史佚始也庭燎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文子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曲三桓始也 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鬆、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毫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按此下脫故用葛帶）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罷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若臻拙預仲恭以通鑑不詳及按下戰猶在人證出亦未不精實勝黃肇初怪其言云太過今王氏于左傳禮記亦不能不勝悅嘆仲恭言論有時作）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江揔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

文子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曲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鬆、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毫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

江揔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羮者必吹於齏傷梑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羮而吹齏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梑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警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声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計部而民其居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璟按潛夫論本作浩論玉以石若璟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

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羮者必吹於齏、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羮而吹齏、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声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計、而民其居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也、見世紀王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以鹽攻玉、以石、若璩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

音色爲蹄景祐元年以上牛經四篇頒下天下丁度爲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爲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氷猶不忘唐也若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

劉夢得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辨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拾





抒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禁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蓴蒓無菁也郭璞云今菰菜也案江南有蓴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蓴菁至南皆變菰菰美在上根不食瑤蓴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若曙摠之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儉學雄文名居相位不及乎書而必有所以自處也

若曙摠柄智帝隨筆書于己不書于人紹之儉書于人紹之儉書于己紹之奢儉共貶子之徒也若乎奢以人之帝之勢之崇奢子之奢儉共貶子之真儉儉也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禁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蓴蒓蒓菜也案江南有蓴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年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

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鷄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雜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移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其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也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温子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祜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薇即偉猶言兒郎攻媿嘗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

盡仁義、

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論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璩按本作十）十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按漏十字）、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千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

盡仁義、

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論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十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千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環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

吉沂者之函同蓺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稑之瓦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怒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

曾攽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攽為肢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顧以死秦楊堅復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宜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與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譏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
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烏有鳳而魚
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帥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屮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
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
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
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
若隋地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与侯同時往籍志勉至
撲南雍州記紀云南郡城內見有黃衣相國面相像沿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此
唐子西採蘚曲魯人涅溝出單圜西河渡橋南
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録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欒歐陽公
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
自城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辟令滎陽成皐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
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
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屮屮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屮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
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
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
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
號城隍神則唐前已有之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
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録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欒歐陽公
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
自城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辟令滎陽成皐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

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與袁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望仙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有集靈宮

若璩按余嘗消暑長夏人手一歐公石學殖隨所見以傳山先生閒日手寫此刻原文翻閱九三云代而秘之予余曰非敢盜寶敢驚下集古錄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風恶郵客心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

若璩按引高祖紀證即轅生已見漢民釋隸 移升菴載此碑察以王友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冥奧潛脫塵網遠希黃老近慕萊公忘左之逸民不可與稱士況無與稱士況無與論之今刊本鈔本俱無郭扇郭氏似祇原沿英雄欺人之術有之者或謂曰王子充引稱王氏說子反刻在余嘆曰觀人于其未另見懷之事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鄉其心不可以欺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常揚二君李

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與袁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仙門曰望仙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石郵客心愁）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懍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常楊二君李

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傳之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汜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常皐

若璩按此二無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未見行而幽光堂有無意於諸君子也乎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衡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甄壽五年禱壽七年語本工記考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荊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爭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孜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駰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崔為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

若璩按此一篇人作無疑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衡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無有意於諸君子乎也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若璩按各作挽歌十首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語本工記考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荊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典三二曜六五綿皆三墳六五本於此

陸機傳云爭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孜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駰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

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恍澤、兄文章高遠絶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者、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者、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鄭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蹙、昨全伯始有一將来、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王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来報、士龍荅書曰

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患、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蕪葭林、烏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

時遊獵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蟀捕魚鱣鮪赤尾鰨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鱟鯸炙(鱟系)石首臛鯊鱟真東海之俊味有膳之至妙也及其蟀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旁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卿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廵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鄭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而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毋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

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跂扈、秖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

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曰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春春于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若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遂次經有長沮接溺事非謂其地即蔡史謂蔡也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考法秉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君今以為宰相。若璩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榆策于廟堂之上薰君相言之誤矣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

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前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

璽也而更為寶、匭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揔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若鑾旗圖、公初即位乙亥改元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煇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轝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鼂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
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
及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
俗偽字也若璩按見顏氏家訓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載走宮之奇以族行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
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鍾
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
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支文類聚作曼支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鼂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
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
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
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
園多閱佛書起客嚴堂若璩按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
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
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
曰琬曰琰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
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樓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劫數若環按後魏書釋老志開皇。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劫數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傳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金戎猾夏之非

傳奕排釋氏謂中國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

姚崇誡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若環拱四座、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遁、遁人其姓皆從所受、若環拱四座本姓崇侍作爲初判本果必如沙門道人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

姚崇誡子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數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數落見度人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

君子以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燕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謂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

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為此說

潙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之它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祆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顧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襟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蚤來曾景建云此

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宗、真、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朽為真、朽、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

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素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顒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北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

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

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斃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

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孫厚孫寧　孫校　正

慶元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終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